

通篇類養生
家言其詞多
襲老莊而於
性命之秘曼
行未盡洩學
者以悟真篇
參之方有究
竟

淮南鴻烈解卷七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閔。湏
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
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
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
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
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
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



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

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跋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

盛言保其精
神之益紫霄
真人云含之
則為元精用
之則為萬靈
可為印證

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
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
五藏而不外越。則膏腹充而嗜慾省矣。膏腹充而嗜
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
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
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
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
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
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

此精神外淫
之害

張賓王曰精
暢

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
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
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
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
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
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
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
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
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

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形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

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

絞經爲福爲
休息讀之慨
然人世之感

張賓王曰達者之言

埏埴汲水二喻總見生死之不足喜憎應前生何益死何損其文勢烟波嫋娜

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

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

聖人之養神如此

真人之養神
如此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覓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

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於內。通達耦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遂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辦。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紉。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天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鏐也。視至尊窮寵。猶行

張賓王曰意
適文酣

此一段其言
恍惚虛幻令
人宵無入手
處

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太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於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

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鰲躍，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夫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

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自是養神上來數句何等胸襟何等識量

堯乃輕天下者

禹乃細萬物者

壺子乃齊死生者

子求乃同變化者

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斫。珍怪竒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

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蚋。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管高於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

輕細齊同四字俱下得有深味觀堯禹等事自明從此悟入亦不二法門矣至人即上堯禹等人其精神凝聚胸中別有一般境界

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紛，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繫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

晏子殖華僅為義者且不為勢位爵祿所籠絡益見至人超然溷俗之上

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

張賓王曰此
段語致尤覺
娟娟奕奕

此一段是見
小不知大者

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倫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

破陰墜陽內
崩生狂此皆

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篋筥。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

根塵煎蕩其
中而喜怒哀
怖紛輪莫解
可悲也

巖穴之休脩
夜之寧此凝
精存神者道
遙自在景象

牆之立不若
偃冰之凝不
若釋此清淨
無為而入至
道之竟

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
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
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
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鑿而
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寐。越下則
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
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踉跄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
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
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

生之和。則不可驟。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
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
又况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
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
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
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
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
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誦節卑拜。肉凝
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

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志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

顏淵季路子
夏冉伯牛其
天死而菹失
明而屬天厄
之也謂迫性
拂情此漢儒
之駁

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

見儒者以刑
禁人欲樂不
若禁其欲樂
之心應前原
心反本

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箠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

冬逢夏表此
設爲外物無
所用之喻人
惟欲闢不破
所以終身入
世路之羅網
知其無用何
煩惱罣碍之
有

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筴。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此篇立論多
幻渺不相聯
貫而其中亦
自錦心繡腸
囊括今古試
採覽之以備
經生言亦所
稱鬻之千金
也

淮南鴻烈解卷八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侗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於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於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

以下極言衰
世機械巧作
而以禽獸草
木民生分次
其禍

此禽獸之見
禍於衰世

此草木之禍
見於衰世

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礪而運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槌蚌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剗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於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

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夭。菑榛穢。聚埒畝。芟野茨。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棹檐。棖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修椽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剖。剗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栢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蛭滿野。天旱地坼。鳳凰不下。句瓜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鳥矣。民之專室。蓬盧無所歸宿。凍餓饑寒。死者相

此民生之禍
見於衰世

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呬醞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

天地宇宙四
句結上太清
也始及衰世
一段

論仁義禮樂
起於衰世亦
祖莊生整躄
蹤跂澶漫摘

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

僻為後不足
行不足脩張
本

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體。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
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
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
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
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
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
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
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
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

不知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
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
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
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
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
索之於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
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
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
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未可與言至
應前可以救
敗而非通治
之至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

自和。愔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恐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

以下堯舜湯
武皆因世之

災害而施其德者

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猋狢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猋狢。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

有賢聖之名
必遭亂世之
患。結前堯舜
湯武數代事

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涌。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琤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舍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

體太一法陰
陽則四時用
六律政道之
所一體而德
之所總要處

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未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

私。蠖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

一 此帝者體太

此王者法陰陽

此霸者則四時

此君者用六律

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貴

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死。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

無故插入真人一段此漢

儒不及整頓
處

下五道鋪張
甚麗

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榦。標林構榼。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瀾滅。菱杼紵抱。芒繁亂澤。巧僞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汗池之深。肆吟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澶回。以像渦活。益樹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鷓鷃。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

增加。擬於崑崙。脩爲墻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紵。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輝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籊蔕。纏錦經冗。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拓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

天地之生財也又另生一意發下

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

飾喜飾哀飾怒諸具俱所以節五行而治不荒者

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鉞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

末世不節五
行故害治

思慕未絕下
所謂喪之卒

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

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冒。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

處喪用兵應
前而事親有
道朝廷有容
前未之見蓋
古人文字有
借賓形主之
法

滿野以贍貪王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
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
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
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
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張賓王曰講五道宏博典麗間入韻語可與子虛三都馳騁千古

此篇論人主
之術大部重
無爲二字後
雖漫衍千餘
言要不出此
根株蓋皆原
於老氏道德
之意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
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
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
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
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
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此段只重守
而勿失二句
老氏所謂載
萬物抱一能
無始者下神
農之治正是
守而勿失故
能致治若斯

其盛

末世之治只
是矯拂其本
而事脩其末
與神農反老
氏曰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

齷齪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
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
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
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
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
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
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
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
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
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
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
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
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
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
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

信哉是言也

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捫梳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噍。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

應前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下正言聖人所脩者本

本即下所云
神化
張賓王曰精論

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脩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

伯玉臯陶師
應有神化鼓
舞正則而遊
於法令間見
之外者

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遽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遽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項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

以下正言感
之不可不慎

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

重振起神化
二字即所謂
誠也

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

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樁。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

張賓王曰精
奇

規矩權衡之
設總以無為
為之此見無
為者道之宗
代下智勇不
足治天下案

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
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
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
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
驢馬而服騶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
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
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
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箝伸鉤。索鐵

人才不足任
應前任人之
才難以致治
句

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
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
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
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
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
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黿鼉。隘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
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
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鷓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獲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戢。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

若重為暴若
字乃助字也
下正言惠與
暴所當並重

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曰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王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

張賓王曰精
言

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權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

灌輸斟酌即
群臣輻湊並
進之謂故能
不出戶知天
下不窺牖知
天道

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

自此至天下
不足有即前
段意特複言
之耳

弗馱。王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
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
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
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
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
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
問。故聖武。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
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

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
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
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
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
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
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
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

禹決江既河
至此總言自
然之性不可
詭而聖人必
因才為用下
則論用才之
不可不慎

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

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王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孤玉石。而孤瓜瓠

處人以譽尊
則變美黃瓊
者是道者以
辨顯則談天

行雕龍奭者
是

治國亂國二
既只是名實
二字若工夫
不同而其國
之理亂自判

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眾口之辯。

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為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眾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

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駮駟。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

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

豫讓報主周
民死節皆恩
澤使然權勢
爵祿能籠絡

一世如此

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蹶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

此不處靜以
脩身者

此不儉約以
率下者

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

處靜節儉惟
竟得之衰世
則否

不和。粢食不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
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
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蹠也。衰世則不
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
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
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
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

張賓王曰人
以此兩語重
武侯不知為
淮南語也

用人當如巧
工如良醫

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
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
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
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枉榱。小者以為楫楔。脩者
以為欄棖。短者以為朱儒。枿榼。無小大脩短。各得其
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
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
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

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隩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

機。是猶以斧剗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

明主以謀畫
之是非論不
以位論而聰
明不蔽

闇主近邪枉
而疎忠良故
才不為用而
聰明日墮

以下俱用法
意見人主不
可廢法

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
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
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
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於廟堂之上。
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
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
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
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
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

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
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
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
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
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
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
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
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
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

又以法籍禮
義反於無爲

與前相喚應

度與聲其有為俱本於無為人君之治亦然

自為檢式儀表而令行於天下則法之所謂無為

造父得轡銜之術故能取道致遠人主得御大臣之術故耳目不勞精神不倦

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

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
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
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
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
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
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
和於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
騾駟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
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

老子曰魚不
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此漢

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擇而
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
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竒材
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
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
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
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
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
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

儒蓋祖其意
而支其詞者

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反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

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

反覆以御馬
喻任人之逸
亦與無爲相
應

滅想去意四
句此無為而
有守循名責
實五句此有
為而無好

以下歷引權
勢化民之易

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

握劔牽牛制
舡三喻俱見
發號施令者
當順其勢欲

順其勢則防
民害開民利
是已桓公順
之而霸紂逆
之而為獨夫
可不審哉

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鷄鶩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解冠。帶貝帶鷄鶩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劔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

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

人主之車輿
衣食俱當計
歲之豐歉量
民之積聚而
為之此在虞
周之世則然

王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非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蒻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

有充於內指
歲登豐言成
像於外指鍾
鼓干戚言

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

食之時有涘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涘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王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

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墁。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麝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

畋不掩羣至
羣不期年不
得食皆王者
田狩之禮順
時序廣仁意
也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原。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張賓王曰人以此稱孫思邈不知其為淮南說也
心欲小二語
足盡君子養德養身之要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

聖人廣開納
諫之路其心
之小可知

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
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
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
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
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
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

武王有吞吐
乾坤之氣所
以稱其志為
大

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
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
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
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
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

能歷觀興亡
之由則其智
環轉無端所
以為員

所謂行方者
惟守成業繩
趨尺步之謂

有能而不技
癢所以事鮮

蓋紀消子養
闢難之謂

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智固已之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役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

六反蓋指心
欲小志欲大
智欲員行欲
方能欲多事
欲鮮六者之
反也

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閤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

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

皆知為義即
瞽師之能言
白黑者陳忠
孝行而知所
出者鮮即瞽
師之不能知
黑白者

人必仁智為
表幹而後勇
力果敢辯慧
敏給蓋弓調
而後求勁馬
服而後求良
士必慤而求
智能之謂歟

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黤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

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於父母。

以下推士上
達之道以足
仁義為表幹
意

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
所得為。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
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
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
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
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
求之遠。故弗得也。

